

Wh | 诗路花语

石梅湾的红胸松鼠丛书

■ 檀棡

在它身上,好动和冲动互为生动的假象。毛茸茸的大尾

偶尔像假肢,却平衡了它的每个大胆的冲动。它无需小小的计谋,

仅仅凭灵巧,它已是保持距离的大师。

它和你保持的距离几乎与它和黑熊保持的距离是一样的。它不打算纠正这里面的微妙。

它可爱如你秘密地练过分身术。它天生就是个向导,但你却难以进入它为你安排的旅程。

它从海棠树上下来,假装朝沙滩跑去,

然后迅速地折回,你手里的

活泼的零食,难道不是即兴的节目?

它幽亮的目光里有一把细长的勺子。

它看着你时,仿佛能猜透你的一举一动;

你看着它时,仿佛有一扇门刚在沙子里关闭。

海风的跟头已翻进你的头发,空气中的碗正盛着海浪的催眠曲。

秋天里的远行

■ 黑马

秋水里的鸬鹚
轻试月光里的温度
风起原野,苍鹰在天空现身
不是一种幻象,而是一种高度秋风高悬,蝉鸣低垂于水面
大树下蚂蚁负重前行
清晨的铁轨送来月亮,也远来晚霞
炊烟里,散成漫天的星辰一个人要在秋天选择远行
一个人不愿说出爱情的苦涩
秋风中那远走的背影
终被流水绊倒
青苔,以及月亮的朔姿九月,想着远方
穿草鞋的老者,返回到田垄上
那些被雨水打湿的衣襟
那些牧场里的笛声,山林后的墓志铭
石碑之上,落满了蜻蜓掌心里的山河有了秋天的走向
在巫术的夜晚,一只鸟落在孤零零的树上
雨,落在朴素的叶子上
声音
变得空旷而幽远

漫步的女孩

■ 陈不晚

你低头漫步的样子
像一只不知罪恶的羔羊我将我的双眸摘下
安放在一片草叶之上你若巧遇并满目纯净地
久久注视我便溢满你那两只
闪闪发光的黑色酒杯两滴醉醺的美酒
一滴东西,一滴南北

岁 月

■ 阿福

岁月路过的地方
有的石板凹陷断裂
吞噬了雨的碎片
岁月爬过的地方
有的砖瓦长满青苔
掩饰了风的残垣岁月哭泣的地方
故事是一条奔流的河
岁月欢笑的地方
老井是一片蔚蓝的天点点斑痕是岁月遗失的文字
读也沧桑
写也沧桑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Wh | 世情百态

石梅湾的红胸松鼠丛书

■ 南雁

头天夜里就下起了雨,早晨仍在下着,我有些慵懒。看了看大哥发来的短信,说他要离开海南了,临走前想到琼东的一个乡村小学去一趟,给孩子们的学习用具买了一车,总得抽个时间送下去的。

从八点开始出发,中午到了村口,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打转,越挣扎陷得越深。村民们闻讯都赶了来帮忙,裤脚都被泥沾了一片。推了半个多小时车才从泥淖中脱身,村民们都出了一身汗,他们朝着车窗摆摆手,各自回家。

“过了这片田埂就是学校了。”马大哥说。稻田里秋风斜吹,收割前的稻谷在雨中垂着头,雨不能再大了,再大就毁了庄稼人这一季的收成。

到了村小学,小学门前插着国旗,塑料水桶在校园的篱笆上挂着,学生们下了课就得帮着家里干活。校长站在门口等候,听得车轮声,学生都探了头

② 穷尽头

往外观看。课室不多,几间散漫低矮的瓦房,墙面都斑驳,墙根儿留开了几个洞,到了冬天,风都从脚上开始侵袭的吧。正是上课时间,教室里书声有韵,都透着明朗的底气。校园是大的操场,有一个木制的篮球架,板面朽黑,篮圈缠着。升旗台在蒿草丛中,秋雨落了一宿,地上淌着水,篱笆外是村里人荒着的地和附近人家的墙。

有两个老师从教室里出来,头低着,马大哥握了他们的手,问学生的情况,两人声音都低,在风里一吹就没了影。放学前,校长让学生按班级排了队,井然有序地从马大哥手中领取他们的礼物。村里人听说了消息,都跑了学校来,在篱笆外看热闹,不知谁放了一通鞭炮,响声在懒洋洋的秋雨中闷响,烟散不开,在篱笆前打滚。这些年,种田不再有盈余,这山里的庄稼人都为孩子上学发愁,见了别人对自己孩子的好的,就用放鞭炮这样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恩。

赤着脚从家里出来的校长,细皮的

学生陆续离去,马大哥把捐赠给学校的三万元的存折交到校长手里,校长铺了白纸,把这三万元要用的途径都写了白纸上,签了名字,双手郑重地捧给马大哥。校长有些老了,手上老茧纵横,他在这个学校里待了很多年,有一阵子学校的课停了,他心里就空落落的,白天去田里干活,心里惦着学校的窗户关了没关,有没有学生忽然回来。夜了,一个人到学校的升旗台上坐着,看月光落到校园里的蒿草中,满满当当。学校后来重新开课,校长跑了县里乡里要老师。后来真来过一些年轻的老师,但都待不上几天就走了。

校长是外乡人,当年下放了这村里,就踩着田埂走过来的。校长的父亲告诉他,这是一个山雀都不愿做窝的地方,田埂的尽头没有声音。但校长却在这村里做了窝。到村里的第三天,校长就下地插秧了,校长说,庄稼人的赤足在田埂上也是有声音的。

赤着脚从家里出来的校长,细皮的

Wh | 家在海南

温情西沙

■ 李孟森

今年夏季,我到西沙群岛访问,真正领略了西沙群岛的美丽风光,同时收获着她的温情。

西沙群岛远离内陆,是孤悬海外的成群岛屿,据说是上天为了体恤中华南海渔民的辛劳,特意在南海布下的驿站,让渔民们在南海有一些歇停的地方。在空中鸟瞰西沙群岛,犹如洒落在南海的珍珠,闪闪发光。现代科技的发展,给西沙群岛和内陆的交流带来极大便利。我们乘着万吨轮船,在海上旅行了14小时就到达西沙群岛的最大陆地岛屿——永兴岛。

永兴岛陆地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周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岛礁几十座。在永兴岛高处瞭望,我深感海天交融的宏浑和辽阔。西沙群岛的海水蔚蓝清澈,你能看到海龟在海底游泳,看到鱼虾在嬉闹、石头鱼蟹趴在石头上呼吸,你能体会到“万物相争自由”的景致。天空中成群的海鸥展翅飞翔,在朝霞照耀下,编队飞行,指引航船靠岸,似乎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让人心暖暖的。

西沙群岛蕴含无尽的浪漫。尽管是九月夏天,但西沙群岛上的景色不会让你感觉闷热。满目苍绿的椰子树,红里透紫的三角梅,还有那习习的海风迎面吹来,你会有丝丝清凉的感觉。岛上竖立的建设碑石,用的是中国文言文的描述“渔民耕海,更路成簿,南海诸岛成先民生存之地……”碑文显示,从秦朝开始就有岛屿名称的记录,先民在此地驻扎,以海为生,在此地流传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我先民在此耕海,男捕鱼,女耕织。有一天小船出海,傍晚未归,在家看守的妻子忧心忡忡,站在岛上的最高处远望,焦躁地等着丈夫归来,月光下的海浪闪烁的光亮牵动着妻子的心。突然在海天交融处渔光点点,远航的小渔船满载而归……为了刻记家人的牵挂,先民们在妻子瞭望的立足地竖立一块大石,名曰“望夫石”,脚下的岛屿为“石头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永兴岛上又延续了美丽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个年代交通通讯相对落后,驻扎在西沙群岛的军民需要医疗卫生的支援,有志的青年医学工作者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岛上,为岛上的军民解除病痛,在繁忙工作中建立了为祖国边疆贡献青春的共同理想,岛上的鱼儿、飞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

西沙群岛上的驻民多来者海南的文昌,琼海和万宁市。从先民延续下来的驻岛渔民,世世代代耕海为生,面对宽阔的大海,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养成了淳朴、善良和坚韧的性格。在岛上,偶遇的渔家姑娘会向你展示她们刚打捞上岸的海鲜,活蹦乱跳的小石斑鱼、鸳鸯鱼、石头鱼蟹,海鳗等等应有尽有。在渔家的餐桌上,可以尽情享受原生态的海鲜美味,美丽的渔家姑娘不时地微笑着给你添加所需的菜肴。如果有一天你到西沙群岛,可不要忘记,这里不仅有风光旖旎的碧海蓝天、有忍不住多吸几口的新鲜空气,还有壮观的日出日落,更要留意的是这里的温情。这样的温情是刻在西沙群岛礁石上永不更改的印记。



心起了 (油画) 富粒粒 作

Wh | 名家翰墨

叶 芝

■ 孙文波

同,并觉得如果没有晚期诗,叶芝不过是一个二流,或者准一流诗人,因为他在这之前写出的作品,尽管有《柯尔的天鹅》、《丽达与天鹅》这样的名篇,但是仍然只能称作一般意义上的好诗,其现代性的因素还不充足,还能看到浪漫主义矫饰、滥情对其的影响。正是在四十九岁后,他的写作才与时代,与文学现代性、历史感更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非常高的开拓性、创造性的水平。叶芝的写作让人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作都必须在发展的前提下展开。所以,叶芝对于我其实是一个说明。说明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重读叶芝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时期内,叶芝几乎是我每天都要阅读的诗人,一本《丽达与天鹅》每天背在挎包里,被我翻得破旧不堪。所以到了今天,我仍然能够记得他最好的那些诗篇,像《驶向拜占庭》、《在学童们中间》、《本布尔斯本山下》、《与疯简的对话》等。对我来说,这些诗在当时所起到的是教科书的作用。正是对它们,以及对其他一些诗人,譬如庞德、奥登、米沃什、阿斯伯瑞等人作品的阅读,让我对现代诗有了基本认识,也明确了什么诗是自己应该写的,那就是将写作放在与现实和历史对话的巨大背景之下。

因为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动荡中,在不同的城市辗转停留,我已经不再在身边屯积书了。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想到那些阅读过的东西。叶芝是属于我经常会想到的诗人。不像人们一般谈论他时,会将《当你老了》拿出来说,我虽然也承认这首诗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爱情诗,但并不是非常喜欢它,我觉得相对于叶芝的其他诗,这首诗显得简单,比较之下,《在学童们中间》,则写得既克制又骄傲,包含了更复杂的技巧,现实与回忆在叙述中交替出现。其中所贯穿的个人生活、爱尔兰现实与政治,由这样的叙述产生出巨大的回响。还有《疯简与主教的对话》,一大组诗,通过一个虚构的疯妇人在意识的混乱中说出的话,表达对现实的忧虑。叶芝之所以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实就在于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感是非常明确的。像《驶向拜占庭》、《基督重临》这样的诗,其中对历史的深思,对现代生活带来的混乱的批判,清晰而明辨、深入而独立。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布鲁克斯在他的批评著作《精致的瓮》中,在谈论叶芝的诗时,便用吹米见糠的细致,将叶芝与密尔顿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了叶芝的写作中实际存在的与英语诗歌传统的内在联系。

叶芝吸引我的还有另外的一点。他是一位不断发展的诗人。艾略特在他关于叶芝的文章中说过,叶芝是在四十九岁以后才把诗写好的,他真正重要的诗篇几乎都是五十六岁以后完成的。对艾略特的这一说法我大体上认

有一个佚事很有意思。叶芝到意大利去看庞德。那时,他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仍然将刚写的一些诗拿去给曾经当过他秘书的庞德看,希望庞德谈一些意见。结果那时候庞德已经沉迷于索里尼的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表现出高度的狂热,根本不管叶芝听不听,滔滔不绝地向叶芝宣传他的政治理论。搞得叶芝后来回忆说,庞德完全疯了。其实叶芝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是爱尔兰复兴运动的鼓吹者,他与一些人组建的与戏剧有关的小组,都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爱尔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必要性。只是相对于诗来说,他对政治的处理方式也是诗的,像我喜欢的他的另一首诗《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首直接谈论爱尔兰民族复兴运动的诗,写到了此次运动的领导人康莱利,一个悲剧式的英雄,让我印象很深。但是叶芝是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实就在于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感是非常明确的。像《驶向拜占庭》、《基督重临》这样的诗,其中对历史的深思,对现代生活带来的混乱的批判,清晰而明辨、深入而独立。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布鲁克斯在他的批评著作《精致的瓮》中,在谈论叶芝的诗时,便用吹米见糠的细致,将叶芝与密尔顿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了叶芝的写作中实际存在的与英语诗歌传统的内在联系。

叶芝吸引我的还有另外的一点。

学生陆续离去,马大哥把捐赠给学校的三万元的存折交到校长手里,校长铺了白纸,把这三万元要用的途径都写了白纸上,签了名字,双手郑重地捧给马大哥。校长有些老了,手上老茧纵横,他在这个学校里待了很多年,有一阵子学校的课停了,他心里就空落落的,白天去田里干活,心里惦着学校的窗户关了没关,有没有学生忽然回来。夜了,一个人到学校的升旗台上坐着,看月光落到校园里的蒿草中,满满当当。学校后来重新开课,校长跑了县里乡里要老师。后来真来过一些年轻的老师,但都待不上几天就走了。

校长是外乡人,当年下放了这村里,就踩着田埂走过来的。校长的父亲告诉他,这是一个山雀都不愿做窝的地方,田埂的尽头没有声音。但校长却在这村里做了窝。到村里的第三天,校长就下地插秧了,校长说,庄稼人的赤足在田埂上也是有声音的。

校长和马大哥坐在升旗台的两端说话,校园静寂,雨后的阳光温暖柔软,远处的田埂上站着许多人。校长说是村民出来挖土填路,雨过的坑洼太深,怕是磕坏了马大哥的车。村民们都缩着裤腿,撸了衣袖。男人躬腰铲土搬石,女人扁担压在肩上,两个箩筐前后晃动,远远地在田埂上摆成了风景。

手掌被秧苗割成了纵横的图腾,初结茧的脚掌被奇特的土石调侃得三瓣两跳。但瘸着瘸着,校长就对这土石有了亲近,再后来就在这村里成了家。

初进村里教书,学生都喜欢和年轻的校长说话,笑声清脆,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课后校长去田里插秧,日头刺了眼,妻便让他去坐在树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睡。瞌睡经年,校长的窗户关了没关,有没有学生忽然回来。夜了,一个人到学校的升旗台上坐着,看月光落到校园里的蒿草中,满满当当。学校后来重新开课,校长跑了县里乡里要老师。后来真来过一些年轻的老师,但都待不上几天就走了。

校长和马大哥坐在升旗台的两端说话,校园静寂,雨后的阳光温暖柔软,远处的田埂上站着许多人。校长说是村民出来挖土填路,雨过的坑洼太深,怕是磕坏了马大哥的车。村民们都缩着裤腿,撸了衣袖。男人躬腰铲土搬石,女人扁担压在肩上,两个箩筐前后晃动,远远地在田埂上摆成了风景。

Wh | 流年剪影

我的母亲

■ 孟小林

看看我,就是最好的安慰啊。”

三番五次,母亲的肺腑之言,终于唤醒了我们。大家想明白了,对母亲的孝道,不仅仅是照顾好她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尊重她的意愿,满足她的精神需求。

于是,我们开始带着母亲在海口市内以及周边地区寻找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从那一天起,母亲脸上久违的笑容又重新绽放,看到满意的地方,她还会像淘气的小姑娘一样,变得手舞足蹈起来。庆幸的是,近些年一些酒店式、个性化的中高端养老机构在海口不断出现,母亲很快便选中了一家。搬家那天,母亲过节一般地开心,仿佛忘了自己的年龄,多重的物品也要抢着自己搬,拦都拦不住。望着安顿好的屋子,母亲转过来又转过去,嘴里不停地说道:“好了,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了,欢迎你们常来作客!”

母亲在养老中心的日子过得怡然自得,这4年,给她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到冬季,养老中心都会住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老人们,大家被组织起来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母亲在老家时就参加过老年合唱队练习,厚厚一本曲谱一直在身边,现在终于又派上了用场。春节表演的前几天,母亲就像孩子般的兴奋,专门打电话通知我们一定要来观看。那天下午,养老中心大堂里挤满了老人们和家属们,热闹非凡。年已八十九岁高龄的我的老母亲,特意被安排站在合唱队第一排中间位置。她老人家神态镇定,手里捧着曲谱,嘴巴张得很大,动情地连唱了三首歌曲,很有一种明星范儿。我们拼命地为她、为所有参加演出的老人鼓掌。此刻,母亲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露出羞怯的笑容。

更多时间里,母亲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桌子前做简报集子。她的阅读范围很广,除了各种养生类的报刊,时事类的《特区新闻》等也是必读之报,平常还会准点收看电视新闻。因此,跟她聊天的话题总是很多,一些国内外大事有时还靠她来给我吹风呢。母亲的简报集子做得很细心,一篇篇文章整齐地剪下来后,分门别类贴到废旧杂志上,几年下来,竟然保存了三十多本。对这些精心制作出来的宝贝,母亲很大方,经常送给身边的朋友们,让大家一起分享她的劳动成果。

说起母亲的慷慨大气,有一件事让我们做儿女的十分感动。有一天,她递给我一张稿纸,上面是她工工整整写的一段话:自愿在身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老了,不能再给社会做什么贡献了,做最后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心安啊!”她再三叮嘱,要我们一定要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尊崇母愿,我们去联系了几家相关机构。遗憾的是,对方都回复说因为母亲年逾九旬,身上的各个器官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婉言谢绝了。我们担心实话相告,可能会伤害她老人家的感情,每次见面都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但母亲追得很紧,过一段时间就打听结果。最后,我们看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编了个善意的谎言说,国家有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都不需要捐献器官。听到这个消息,母亲沉默了许久,深深的失落感在她眼里流露出来,一个上午没再说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的一生,付出总是放在第一位,而索取,她似乎永远不愿开口。母亲远去了,但她留下的精神遗产,对我们做子女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弥足珍贵。

Wh | 冷暖人间

奶奶的七夕

■ 李群学

奶奶90余岁,从我记事起,她年年都要郑重其事地过七夕。爷爷是牛郎,不到30就英年早逝。奶奶是织女,她带着一双儿女苦熬日月。即使天人永隔,奶奶依然愿意相信,七月初七,是爷爷和她相会的日子。

七夕,天蒙蒙亮,奶奶就早早起了床。她对镜梳妆,换上最得体的衣裳,洒水打扫厅堂,在爷爷的照片前上香、摆好贡品。然后奶奶开始生火做饭,她总要特意叮嘱我:“今天不要顽皮,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吃了早饭,奶奶开始晒箱底。奶奶打开古铜色的大衣柜,依次拿出一些物件儿晾晒。那是一些散发着远古气息的绣品:绣着喜鹊登梅的荷包,绣着鸳鸯戏水的枕头枕巾,绣